



生活随笔

老藤椅上的时光

文/董宁

院角的老藤椅，是外婆的宝贝。春末夏初时，紫藤花簌簌落在椅背上，像撒了把碎紫，风一吹，便裹着淡香漫过来。我总嫌它旧，藤条间的缝隙积着灰，扶手上的漆也剥了大半，可外婆却将其视若珍宝，每天清晨都要用浸了温水的布细细擦一遍。

“这椅子比你妈岁数都大。”外婆擦到藤条衔接处，手指会轻轻摩挲几下，眼里露出柔暖的光。我蹲在旁边摘青菜，漫不经心地应着：“都旧成这样了，换把新的多好。”外婆却不接话，只把布拧干，又去擦椅脚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角落。阳光穿过紫藤叶的缝隙，在她银白的发梢跳着，我忽然发现，她的手指和藤椅的纹路一样，都刻着时光的印痕。

小时候，我总爱缠在外婆身边，扒着藤椅的扶手往上爬。外婆怕我摔着，会放下手里的针线，用胳膊圈着我，让我坐在她腿上。藤椅承受着两个人的重量，会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，像谁在低声哼着老调子。外婆就那样抱着我，讲她年轻时的事：“那会儿哪有现在的好日子，买块花布要攒好久的钱，缝件新衣裳能高兴大半年。”我听不懂那些苦日子，只盯着她衣襟上的盘扣，看阳光在上面映出小小的光斑。

后来我去城里读书，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回外婆家。每次推开院门，总先看见外婆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拿着针线，却不干活，就那样望着村口的路。看见我，她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起身时动作快得不像个老人，藤椅“咯吱”一声，像是替她应和着欢喜。她会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按在藤椅上，转身去灶房忙活。不一会儿，锅里就飘出红薯粥的甜香，混着紫藤花的味道，把整个院子都填得满满当当。

那年夏天，我带着女儿回乡下。女儿第一次见老藤椅，好奇地围着转，伸手去摸那些粗糙的藤条。外婆笑得眼睛眯成了缝，颤巍巍地走过去，也像当年抱我那样，想把我女儿抱到腿上。可她的胳膊不如从

前有力了，试了两次都没成功。女儿却懂事，自己爬上藤椅的一侧，把小身子往外婆身边凑了凑。藤椅又发出“咯吱”声，这

一次，声音里多了几分软糯的欢喜。

外婆开始给我女儿讲老故事，还是那些关于花布、关于红薯粥的旧事。女儿听得认真，小手指着藤椅扶手上的刻痕问：“太姥姥，这是什么呀？”外婆笑着说：“是时光留下的印子呀。”阳光落在她们身上，把外婆的白发和女儿的小辫子都染成了橙红色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老藤椅哪里是旧，它分明装着满满的岁月温情，每一道藤条的缝隙里，都藏着我们一家人的牵挂。

那天午后，我坐在旁边的石凳上，看着外婆和我女儿在藤椅上说话。外婆的声音慢悠悠的，像院角的井水，清清凉凉；女儿的笑声脆生生的，像刚熟的樱桃，甜甜蜜蜜。风把紫藤花吹得落了一地，有几朵落在外婆的衣襟上，有几朵落在女儿的发间，还有几朵，落在了老藤椅的缝隙里，像是要把这美好的时光，都轻轻藏起来。

后来我要回城，外婆站在院门口，手紧紧抓着老藤椅的扶手，眼里满是不舍。我走过去抱了抱她，说：“等秋天，我再带孩子回来。”外婆点点头，又叮嘱我：“路上慢点，到了给我打电话，天冷了记得加衣服……”她的话絮絮叨叨的，像春风拂过藤条，温柔得让人心酸。我知道，她不是啰嗦，她是把所有的牵挂，都揉进了这些平平淡淡的话语里。

如今，每当我想起外婆，就会想起院角的老藤椅。想起藤椅上的紫藤花香，想起外婆温暖的怀抱，想起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细碎美好。原来，最珍贵的情感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而是像这老藤椅一样，在岁月里静静相守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默默传递着温暖与爱。就像外婆说的，那些时光留下的印子，从来都不是旧的痕迹，而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会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房。

往事情怀

牛粪烤红薯

文/刘泉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阳台，我正给绿萝浇水，一声悠长的吆喝从小区传来：“烤玉米——烤红薯——”乡音浓重。循声望去，推三轮车的老汉正慢悠悠穿过楼栋，车上的铁皮桶冒着袅袅白气，在清冷的空气里格外温暖。

我买了个烤红薯捧在手里，沉甸甸、热乎乎的。剥开焦脆的外皮，金黄瓤肉露出来，蜜色糖汁顺着裂缝流淌。咬下一口，甜糯在唇齿间漫开，眼前的绿化带模糊了，思绪飘向十年前的故乡田野。

十一月是红薯收获的时节。我们这些放牛娃把牛赶到收割过的田埂上，任它们啃食草根，自己则开始张罗烤红薯。

“我去拾牛粪！”

“我找柴火！”

“我来挖窑！”

分工明确后，我们在田野里穿梭。拾牛粪要选被秋阳晒得发白、完全干透的，这样的牛粪烧起来没有异味，还带着青草清香。找柴火要寻松枝，最好是带松脂的，一点就着。挖窑要在背风土坎下，挖个碗口大的浅坑，四周用均匀土块仔仔细细垒好，留出通风缝隙，保证热气不会散太快。

火柴“嗤”的一声，火苗顺着松针窜起，引燃干柴。这时赶紧投进牛粪块，火势忽地一旺，青烟袅袅升起。那烟带着特别香气——阳光、青草和泥土混合的味道，故乡田野特有的气息。

待土块烧得通红，用树枝在顶上捅开个洞。把细长红薯顺着洞口滚进去，迅速推倒烧红的土块，严严实实地埋住红薯，用余温慢慢煨着。这时不能再添大火，要用文火慢慢煨，让热气一点点渗透进红薯的每一丝纤维。

等待的时光很漫长。我们围坐在渐冷的土堆旁，看远处村庄升起炊烟。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，归巢的麻雀从头顶飞过。老牛“哞哞”叫着，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。空气中飘荡着新翻的泥土气息和淡淡的烟火味，那是秋天特有的味道，童年最熟悉的味道。

约莫一个多小时后，用树枝轻轻拨开浮土，红薯露了出来。它们变得软塌塌的，表皮皱巴巴的，渗出黏稠糖汁。顾不得烫手，捡起来在两手间倒换，用袖子擦去灰土。掰开的瞬间，热气扑面，金红的瓤肉像凝固的蜜糖，独特的香气四处弥漫。那味道，是城市里任何烤炉都复制不出的——除了红薯的甘甜，还带着泥土的醇厚、牛粪燃烧后的焦香，还有那种只属于田野的自由气息。热腾腾的红薯下肚，暖流从喉咙直抵四肢。我们坐在空旷的田野里，一边吃着香甜的红薯，一边嬉笑打闹。那份满足与快乐，简单纯粹，温暖整个童年。

手里的红薯已凉，老汉的吆喝声已远去。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城市林立的高楼，忽然格外想念那些秋收的傍晚，想念混合着牛粪和泥土芬芳的烟火气。那样的快乐，就像田野里的风，再也抓不住，只能在记忆里回味。

如今，我们住进干净的楼房，用着智能的烤箱，却再也烤不出那样香甜的红薯了。也许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独特的味道，更是与土地亲密无间的童年时代，和那些简单饱满的快乐时光。偶尔在梦里，我还能闻到那混合着牛粪和泥土的独特香气——那是故乡的味道，童年的味道，再也回不去的温暖味道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